



小路无声

文/图 谢立新

老家的屋后有条很窄的小路，弯弯曲曲通往小龙山我们家的责任田。我爸当年觉得田太多，谁知三十年不变更，再想要田，没有机会再分到了。我妈为此非常高兴，就像买到了“茅台”原始股。

小路承载着妈妈脚步，一家人的生计。推猪灰的独轮车印，挑麦、挑稻谷、我钓鱼的脚印，小路讲了很多窝积堆满稻麦、山芋等的故事。有了机耕大路，小路落魄了。往日的生机如同老镇荣公路那般，慢慢地遗留在时间背后。

小路属于爷爷辈，兴盛于父母。父母凭着小路开辟了他们生活的疆土。山地上收花生，堆满小车的花生连着藤推回来堆在屋檐下，这是妈妈的信仰：天上不会掉金子，地上会长金豆，开荒、多种、勤劳才是食物的不竭之源。于是收花生时，天不亮就把我叫起床，月亮爬上树梢还不让回家。割麦、收稻、打菜籽，早上田头吃山芋粥，午餐田埂吃菜饭，晚上常常蚊子掉在碗里拌饭吃。我痛苦、迷茫、焦虑。生活在没有花园的时代，许多时光没有到来，我的好日子却在远路上。何时才能从小径走向阔大的世界，如果将来能到城里工作，让我扫马路都行，只要不种田，没有自留田。后来才知道，扫马路也要国家户口，根本轮不到我这农村户口。

我思考这个世界，思考另外一种可能，实在无助时，就盼望天下雨。下雨天，我可以沿着小

路到“建业塘”钓鱼。那时候，用不完的是时光。

我家一亩六大田旁的大塘叫“建业塘”，我不敢一人去钓鱼，甚怕遇到蛇，改去“水站”。几口小塘连在一起，很长的水域还连着一小河，所以叫“水站”。我去水塘边钓鱼，钓竿是自制的：回形针磨成鱼钩，箱子上的泡沫当作浮漂，饵料是墙边的蚯蚓，水里的钓鱼线，几天前还在天上牵着风筝。我们太小了，还不会钓鱼，只知道一次次把鱼钩投进塘中，河水清澈，看不见围拢过来的鱼，也没有水草上钩，给我们空欢喜。流水经过鱼钩，钓竿随之一动，用尽了童年的耐心，我久久站在塘边，一种对虚无的热爱回旋在手心，一种看不到的希望被我轻轻地提在手里。薅草的怨气、捆麦的戾气、栽油菜的愠气，都白白让风带走了。

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。

“十七岁了，让他去上海跟舅舅学木匠。”听到妈和爸商量，我要和这条小路告别了，我不知有多开心，也不知暗笑了多少次。我想要走水泥路，到城里走柏油路，不想披星戴月种地，想在路灯下自由地行走。

到了城里一段时间，天天摆摊，等工，拉锯，刨木，有时累得直不起腰。开始怀念小路了。小路自由自在，城里大路拥挤不堪；小路行走无虑，城市大路处处防撞。如满月空悬，无着无落，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招工到了电建工

地。一个休息日，我从“扬二电厂”工地回家休息。站在“建业塘”向远方遥望，小路还是那条小路，弯弯曲曲，起起伏伏，飘飘摇摇，在汹涌的绿色波涛中，好像被岁月漂白的碎衣，随风起舞。但，此时我还能认清，这是我走过无数晨昏的道路，它收藏了我岁月里大小不同、深浅不一的脚印，见证了我童年的清风、晚霞、明月和噩梦。这条路曾逼我异想天开，一心要逃离它。

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，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。我想去广州打工，到上海做木匠，最好到西藏、新疆，在异乡的梦中漂泊。现在这些梦想变得如此苍老，需要一根拐杖才能前行。

往事如烟更如火。周末，我回到家乡，村上没有炊烟一缕，只有几丝寂静，各家依旧在不知名的忙碌。车子倒是多了不少，自从工作以后，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，倒不是因为不想回家，只是渐渐自己能够掌控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开始怀念小路，怀

念天堂里的母亲，想念80有余的父亲。我漫步小路，看到昨天回村的车子已经陆续消失，小路的行人沿着自己的目的地渐行渐远。村庄变得更安静、冷清，就像小路那般，慢慢地消失在背后。

这条小路，是我们村一代又一代血与火、生命的求索和追求，是我们村一代又一代热情的构想与付出。现在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天天在走这条小路，大部分人都去走大路，柏油马路。

电商侵蚀实体，直播挑战电商，时光落在每个人身上的速度不尽相同，不同时代造就不同人的不同梦想。小路沉寂无声只是为了更好地栖息，村庄的寂寞是为了更好的等待，树木一岁一枯荣，人间一年一变化。回到家中，望着小路，端详村庄，每个人都在披荆斩棘，每个人都在重复昨天，每个人都在与时俱进，每个人都会回到原点。不想过去，只为现在，我现在需要的是内心静静的安宁，脸上浅浅的微笑。



宝堰看不厌

文/唐红生

我是先知道宝堰干拌面，后才知道宝堰的。那是多年前第一次吃宝堰干拌面，美美的滋味至今依稀记得。宝堰名字的由来较简单，明末清初，先民经常遭洪水之患，于是筑堰坝拦水，故名。

眼前这条老通济河，穿街而过，与大运河相连。河面横跨一座三孔石桥，建于清咸丰年间，将两岸连在一起。因跨通济河，即取名通济桥。当时乡民为避洪水侵害，寓“太平”之意，祈求一方平安，后改为太平桥。由于这里处于镇江、句容、金坛、丹阳四地交界处，粮食、白酒及农副产品，均汇聚于此，成为集散地。百姓所需要的日用品也由宝堰运进。因此，那时通济河每日进出船只达百艘次，商贾云集。

街道纵横交错，看上去依旧古朴。走在长条石铺就的老街上，两侧的小土楼、木板房挤挤挨挨，有种独特的韵味，恍若穿越历史。石板路坑坑洼洼，有的墙体剥落，有的残垣断壁，一副沧桑模样，似乎能触摸到曾经过往。早年间，两边的饭店、酒行、粮行、茶楼、杂货铺、

客栈等有数百家之多。现存有张家盐站、汪瑞记布店、铁锅店、仁和大酱坊等十多处古建筑，见证了昔日繁华。

黄家布店、王顺兴饮食店与史家老宅隔着一条街，十几间连成一排，砖木结构，走廊的支架均是方形木头。二楼木质墙体仍保存完好，透出纯朴的气息。我眼前仿佛是摩肩接踵的人流，耳畔有此起彼伏的吆喝声。

铭记酒行建于民国时期，清末创立，为典型的沿街商住混合建筑。初创者李雨春是本地人，经过不懈努力，业务渐渐在周边几个县扩张开来，并不断发展壮大，名噪江浙，盛极一时。李雨春将他的酒行取名“铭记”，在家中悬挂“务本堂”匾额，就是要求后人牢记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古训。

坐落于老通济河畔的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，原为怡和酒行。

走进青砖黛瓦院落，环境幽静，几株雪松、玉兰粗壮参天、郁郁葱葱。雕花格窗、风火墙的建筑设有更楼、哨楼，内有密室与哨楼相连。哨楼上有枪

眼、炮孔，可攻可防。整座建筑中西合璧特色，构思精巧，颇具气势。

纪念馆大厅中央立着陈毅同志半身像，墙上是《韦岗初战》题诗、新四军挺进苏南12字方针、地图和新四军军歌等。两侧厢房分别是陈毅、王必成的办公室。纪念馆通过图片、影像、文物等再现了当年军民团结、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历史。

抗战初期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，陈毅率领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敌后，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1938年6月15日，新四军一支队进驻宝堰，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等机关设在怡和酒行。

1938年7月7日，陈毅在怡和酒行大院主持召开镇江、句容、金坛、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，筹备成立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。1938年9月10日，新四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在宝堰成立。就在当日和9月13日，日军分别调动兵力，包围新四军一支队驻地，企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抗日革命政权。在陈

毅直接指挥下，粉碎日军两次“扫荡”，建立了稳固的茅山抗日根据地。

瞻仰过纪念馆，我既感受到那段烽火连天岁月的艰难困苦，又感受到“脱手斩得小楼兰”的激越豪情。革命先辈们英勇事迹和丰功伟绩，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！

到宝堰也想吃一碗地道的面条。宝堰干拌面有300多年历史，已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在一家面馆坐下，点了一碗干拌面。师傅告诉我，干拌面的秘诀在酱油。看似普通酱油，殊不知是配上一二十种佐料熬制而成，难怪风味独特。

干拌面讲究的是一端上来就赶紧拌开。我边拌边吃、边吃边拌，面条慢慢地舒展开来，佐料渐渐渗入其中，香味诱人，口感顺滑，鲜美无比，惹得我筷子接一筷子呼啦啦地吃得停不下来。时不时喝一口清汤，回味一下古街的情景，滋味越发醇厚。吃着吃着，我忽地觉得，干拌面吃不厌，宝堰也看不厌！